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七

記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，錢塘庠生袁樞，字惠中，夢一長髯頰白者，自稱崆峒道人，邀以入山，修煉三載，可證仙籍，且戒其弗泄。既寤，即與同人言及之。次夕復入夢雲：「再泄吾言，當今汝啞。」晨起，若有人促之行，至一畝田，果見所夢道人，拉之同往，條忽已至關外。樞以親老固辭。道人投藥一九，恍然入腹，遂不能言。遇友引歸，舉家惶怖。

中丞張公廉得之，知為觀風所拔士，詢其始末，樞具以筆對。憐其貧，捐俸十金與之。遂下有司捕獲，大索十日不得。其父具呈，乞移咨江西天師府。七月十七日，方得天師移覆，外給治啞符二道，並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。中丞公亟傳樞，親齎公文詣廟焚之。歸即先吞一符，覺遍體煩懣，骨節有聲。夜夢一人，手持城隍諭單，上書「廿六日子堂傳袁生員面諭」。至期，復夢其引入神署。燭光中，見神冠服危坐，曰：「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。」少頃，見道人偕金甲神至，城隍延之賓坐。道人向樞曰：「因你有厄，故罰啞一年。」城隍曰：「天師文內令其能言，若仍啞，何以覆命？」道人曰：「既天師傳命，不滿一年，亦宜半載為期。然此後仍當慎言耳。」遂命之歸。至廿八日，又吞一符，以天師符內囑間七日再服故也。八月初一子時，夢人令其發聲，即語言如常；屈指果及半載。赴戟門謝中丞，公曰：「天師來札雲，為汝建壇作法，煉一金甲神來，三日有驗，今信然矣。」

其事頗涉怪，為儒者所不道。然昔人謂城隍之神，與山川、社稷壇等，歲時致祀，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，不必實有其人也。乃袍服酬對，與人世達官無異；又世外仙人，倘恍難信，而樞親見之於城市中。城隍目為真人，必非妖魅可托。至天師爵秩相承，數千年來，白洙泗外，鮮與比盛。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，則封號亦不為倖致也。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，委曲救拔，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？

樞語餘雲：「方啞時，友人母病，意中若有所叩，忽信筆書云：丁丑丁丑，二人相守，玉兔東升，大家撒手。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，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。」尤足詫異雲。

張山來曰：天師有如此法力，其世襲也固宜。

閔孝子傳 江寧吳晉介茲

閔孝子者，湖州之南鎮人，年四十餘，種田為業。少未嘗讀書，性粗慥，不愜於族裡。屋數間，阡陌相望，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。父為老諸生，年七十又二，尋病，醫藥不效，日益篤。孝子憂之。族裡咸勸孝子急治具，不聽。妻亦勸，不聽。一日，父病霍然，又三日，受杖履矣！慰問者欲得其故，孝子作謔語笑謝之。人以孝子粗慥，莫之畢究。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。

旬日，孝子如罹重疾，臥床第，呻吟不止，狀甚苦。妻曰：「若何為者？翁前病，誠當憂，今病且起，憂何為者？」孝子唯唯，呻吟不止如故。妻以為真得疾，秘不以示，亦以乃翁病新愈，懼貽乃翁憂。一日晨起，猝見其捫心難堪狀，妻益疑，因伺其寐，發所捫處視之，見創，大驚，促之曰：「若何為者？」孝子不能隱，徐曰：「予人子，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。常聞人言，親不可藥救者，得子心片許，雜饘粥噉之，可救。某日因禱土神前，願剖心活吾父。夜半，吾父呼飲時，予引刀刺胸，出心，割若許，納飲中以進，不意吾父果霍然也。當刺胸時，不甚楚，割畢，創即斂好，如未刺時。今始不復忍。宜秘，若勿語。」其妻哀，且聞傷心，恐死，亟白之醫。醫錯愕曰：「吁！是顧安所得藥？」妻長跽泣請，醫不可卻，妄出藥塗之去，言必死。妻亦以為必死，泣相向。詰朝藥忽迸落，創痕俱失所在矣。妻喜出望外，促孝子詣醫報謝。醫復錯愕曰：「吁！是顧安所得活？殆有異！」

醫即裡中人，為遍聞之裡中。裡中人美其裡有孝子也，具聞之郡邑大夫。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，且為孝子旌門焉。旌門日，唯其父拱立閭左。郡邑大夫讓孝子出，雲先二日已逸去。或曰：「孝子終粗慥人也，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？」甲辰春，予游姑蘇，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，為予言若此。惜未詳其名。

外史氏曰：割股療親，古不深許，矧割心者哉？然孝子故粗慥，能篤所親，至不計其生，又旌門日，先期逸去，不欲以孝名，尚得謂粗慥哉？今世之不粗慥者，大率全軀保妻子，精於自為者也，拔一毛以利君親，有所不為。若孝子者，可以風矣！

張山來曰：割肝割股，世多有之，今割心，尤奇孝也！子夏有言：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其閔孝子之謂耶？

人觚 平江鈕琇玉樵

熊公廷弼，當督學江南時，試卷皆親自批閱。閱則連長幾於中堂，鱗攤諸卷於上，左右置酒一壇，劍一口，手操不律，一日數行。每得佳篇，輒浮大白，用志賞心之快；遇荒謬者，則舞劍一回，以抒其鬱。凡有俊才宿學，甄拔無遺。吾吳馮夢龍，亦其門下士也。夢龍文多遊戲，《掛枝兒》小曲，與《葉子新門譜》，皆其所撰。浮薄子弟，靡然傾動，至有覆家破產者。其父兄群起訐之，事不可解。適熊公在告，夢龍泛舟西江，求解於熊。相見之頃，熊忽問曰：「海內盛傳馮生《掛枝兒》曲，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？」馮踟躕不敢置對，唯唯引咎，因致千里求援之意。熊曰：「此易事，毋足慮也。我且飯子，徐為子籌之。」須臾，供枯魚焦腐二簋，粟飯一盂。馮下箸有難色。熊曰：「晨選嘉肴，夕謀精粢，吳下書生，大抵皆然。似此草具，當非所以待子。然丈夫處世，不應於飲食求工，能飽餐粗糲者，真英雄耳！」熊遂大恣咀啖。馮啜飯匕餘而已。熊起入內，良久始出，曰：「我有書一緘，便道可致我故人，毋忘也。」求援之事，並無所答，而手挾一冬瓜為贈。瓜重數十斤，馮偃僕祇受。然意甚快快，且力不能勝，未及舟，即委瓜於地，鼓棹而去。行數日，泊一巨鎮，熊故人之居在焉。書投未幾，主人即躬謁馮，延至其家，華宴奇哉，妙妓清歌，咄嗟而辦。席罷，主人揖馮曰：「先生文章霞煥，才辯珠流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頸企踵，願言觀止。今幸親降玉趾，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。但念吳頭楚尾，雲樹為遙，荆柴陋宇，豈足羈長者車轍哉？敬備不腆，以犒從者，先生其毋辭！」馮不解其故，婉謝以別，則白金三百，蚤舁致舟中矣。抵家後，熊飛書當路，而被訐之事已釋。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，惜其露才炫名，故示菲薄。而行李之窮，則假途以厚濟之。怨謗之集，則移書以潛消之。英豪舉動，其不令人易測如此。

張山來曰：使我為龍子猶，則竟作《求解掛枝兒》矣。

泉州府同安之廈門，前朝中左所地也。順治初，為海寇鄭錦所據，王辰，我師進剿，鄭寇大俘子女而還。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，過同安東關。婦見道旁有井，給騎士下馬小遺，即躍入井。騎士窺井大怒，連發三矢，中婦肩而去。越十日，有村民薛姓者，由村入城，行至半途，天甫向曉，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，韶年麗容，身衣碧色短襦，腰繫淡黃裙，雙趾纖細，文履高屐，迎前泣告曰：「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。夫死於兵，而妾被掠，矢志不辱，投身東關道旁之井。聞君夙有高義，幸出我於井，拔箭斂屍，埋棺井側。妾當隨事默佑，以報君德。」薛應曰：「諾！」婦忽不見。是日，薛適有事於縣，如意而出，因於東關往求井，婦宛然在焉。偶遇博場，薛欲驗婦語，遂入場下彩，復獲大勝。囊錢還家，與子弟話其事，即以錢買棺，約子弟同至井所。出婦屍，顏貌如生，為之拔箭，整衣履，殯而埋之。其地去井丈餘，前臨大道。又月餘，薛夢婦拜謝而言曰：「妾荷君之義，幸獲安葬；妾身雖朽，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！陰府憫妾之節，命妾香火於此。君若為妾立尺五之廟，則妾之報君，當不止曩昔矣。唯君終始之。」薛覺而驚異，次日，舁運磚土，築成小廟，並以辦香酬賽。自後舉家安順，事事獲濟。遠近竟相傳說。不數年，紳士商民，各致錢鏹，大起神宇，丹碧輪煥，而尚像於中。題其額曰：「王義娘廟。」入廟莊誠，有禱輒應；遇衣冠不潔，或出穢褻語者，立致譴責。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，焚叩駢集，至今不衰。

張山來曰：節烈止為一家之事耳，陰府猶重之若此，矧為臣而殉國者乎？

事觚 鈕琇玉樵

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。康熙初，樵人經其下，見一大蛇如蟒，蜿蜒潤泥內，久之，涂附其身。樵人釋擔而觀，潤旁有洞，蛇曳泥而入。樵以泥封洞口而歸，遂不能言，與人酬對，唯張手作狀而已。如是者三年，復過前遇蛇處，陰雲乍合，雷雨驟至，霹靂一

聲，有龍從洞中出，騰空而去。樵人不禁大呼曰：「向我捲舌不能出聲者，正此物為之也！」於是能言如初。

張山來曰：白龍魚服，自當致困。今此龍乃咎樵而啞之，殊非理也。

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，樸老而鰥獨，為鄉塾師。一女名嗣姑，生有慧質，幼在塾，隨父讀書。年十四，自繡白衣大士，懸之室中，禮供甚虔。一夕，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：「汝父固鄉里善人，數宜有子，其奈年老何？我欲以汝子之。」因遍撫其體，啖以紅丸。甫下嚥，覺有熱氣如火，從胸臆下達兩股間。迷眩者七日，欻然而起，則已化為男子矣。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，因往告以此異，譚怒詆其妄，鳴於官。質驗果真，乃解婚。四方觀者雲集。康熙丙辰初夏，涇川孫靜庵適過其地，亦造門請見。嗣姑冠履出迎，黛粉之痕未消，瑣猶在耳也。孫有句雲：「夢中變化真奇創，紅顏忽作男兒相。卸卻羅衫蝴蝶裙，博帶寬衣相揖讓。見人低首尚含羞，珠環小髻烏鬢樣。」

張山來曰：男女幻化，史家謂之人妖。今觀此，則正所以獎善也。

蒲州於孝廉，有愛姬曰紅桃，美容止，善談謔，尤擅名琵琶。北地閨闈多嫻此技，而紅桃纖指嬌喉，攏弦葉曲，其調與眾絕異，故才一發聲，聞者即知為家琵琶也。崇禎末，闖寇所至蹂躪，河汾間罹禍尤酷。孝廉被執，闖帥將殺之，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，且已登科，丐為子師而免。紅桃亦於此散失，不知所往。孝廉從金星於軍，數月後，館之晉王府中。晉府初經兵燹，雖重樓疊閣，而棟折垣頽，金粉凋落，沼荒林敗，竹柏傾欹。孝廉於最後之宮，置一榻焉，妖狐晝嘯於庭，奇鬼宵窺於牖，詭形怪響，百態千聲。孝廉時雖偷息人間，實同冥域，而心念紅桃，如醉如癡，一切可憎可怖之境，翻置度外矣。又逾一載，闖兵進逼京師，列營保定城北。序屆殘冬，雲同霧集，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。薄暮雪下愈密，二鼓初報，孝廉啟帳小遣，四望皎然，隱隱聞琵琶聲。觸其夙好，遂跣足踏雪，潛行求之。越數十行帳，獨一帳有燈，聲從帳出，俯而諦聽，是耳所素熟者，大慟一聲，身僕深雪不能起。帳中人疑其奸細，捆縛入帳，識為金星西席，乃釋而詢其故。孝廉曰：「家有小姬，素善琵琶。兵間散去，已逾二載，願見之私，雖寐不忘。今宵萬籟俱寂，清調遠聞，恍出吾姬之手，不勝悲痛。乾觸麾下，疏狂之咎，尚期宥之。」帳中人亦豪者，慨焉出姬相見，果紅桃也。乃復行酒列炙，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。明日，言於金星，以紅桃歸孝廉，仍遣二騎送回蒲州。孝廉入本朝，以揚州通判終。

張山來曰：孝廉之念舊，帳中人之還姬，均足千古。

徐州李蟠，以文望雄於鄉，跌宕自喜。其家去州城一二里。有趙翁者，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，晨夕往來無間也。趙翁頗饒於資，小筑數十楹，外周以垣，中分兩院，而空其半，欄檻曲折，花木幽深。忽一日，有美髯老人，從空屋中曳杖而出，自號豹仙，顏如童孺，衣冠甚古。長揖趙翁，偕入其室，則屏幃之麗，几案之精，皆非素有。翁顧視駭愕。豹仙曰：「老夫生無氏族，居無井裡，所至之地，安即為鄉。昨從天目、天台渡江而北，遍訪幽棲，曾無愜意。適見君有閒館，絕遠羣塵，暫頓妾婢於此。當圖留珠之報，用酬割宅之恩，幸無訝也。」言未既，美姬漸次出見，焚香於爐，淪茗於碗，更侍遞進，光豔照座。豹仙笑指諸姬曰：「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。」趙翁告退，念其禮意既殷，談論復雅，頓忘怪異，轉與親昵。暇則輒相過從。豹仙自言得道漢時，市朝屢變，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。賴有狐氏八仙，從侍巾櫛，紅粉四班，命曰「陰獵」。逾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，媚人取精，挹彼注茲，合同而化，運之以氣，葆之以神，延生之術，實由於此。趙翁度其心能前知，因叩以吉凶禍福，無不奇中。驚傳鄉曲，咸以真仙奉之。蟠獨不信，一夕，痛飲極醉直造豹所，大呼「妖獸」，數其惑眾之罪。豹則蚤已避去，其室闐如，而蟠仍毒罵不止也。趙翁隔院聞其聲，亟往諄勸，令僕夫乘月扶歸。明日，豹仙復見。趙翁曰：「吾友無狀，深獲罪於老仙。醉人當恕，幸無較焉！」豹仙曰：「此君天祿甚高，老夫輩法當退遜。計其年滿三十，當魁天下；四十六歲，位至三公。但其生平有二隱事，實傷隱德，致干天罰。且性近鬼躁，功名雖顯，不免淹阻，或至遷謫。是老夫則跡本萍浮，呼當馬應，既被譴驅，無庸留滯矣。」辭別出門，有頃，過規其居，鳥語在簷，落紅滿地，依然一空院也。他日，趙以二隱事詢李，李嘿而不悅，似有悔咎之色。康熙丁丑，蟠果狀元及第，尋以事去官。

張山來曰：八狐媚人取精，則豹仙非豹，直老龜耳。李公有如許膽識，其大魁也固宜。

天津徐緯真，素嗜方技，縱酒落魄。康熙初，偶有江淮之行，道經山東古廟，忽聞廟中大呼「徐緯真救我！」乃解鞍小憩，又聞呼之如前，入廟遍視，並無一人，唯有一大鐵鍾覆地，語出鍾內。徐問曰：「汝是何怪，而作人語，且呼我望救耶？」鍾內語曰：「上古猿公，黃石老曾從學劍，我即其裔也。以劍術之疏，誤傷良善，蒙上帝譴責，囚此鍾已百有餘年。今限滿當出，幸君開之。」徐曰：「我無千鈞之力，豈能獨發此鍾？」鍾內語曰：「不勞君手發也，君但去鍾上十二字，我即出矣。」鍾體泥封，篆文苔繡，取石敲磨，有頃立盡。鍾內語曰：「可矣。然須速走，稍遲半刻，不無與君有害！」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，回望來處，雲霾風暴，響若山崩，遙見大白猿，從空飛墜，叩首驢前，倏忽不見。徐生南遊半載，仍還都下。天街夜靜，明月滿戶，聞剝啄聲甚急。起戶納之，則年少書生，儀容妍雅，再拜稱謝而曰：「餘濟南之鍾囚也，賴君拯救之恩，得超沉淪之厄。上帝赦其夙愆，仍還仙秩。感君厚德，沒齒弗諼。念君志切鼎爐，學求圖緯，今於天府瓊笈，竊得道書三卷授君，以申環珠之報。必於一夕篝燈畢抄，慎毋緩也！」出書置幾，匆匆辭別。徐生展閱第一卷，其文如《論語》《孝經》，曰：「平平無奇耳。」展閱第二卷，其文如《陰符》《鴻烈》，曰：「此亦不足習也。」展閱第三卷，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，徵風召雨之奇，乃大喜曰：「我所求者正在於此！」遂亟錄之。天甫向曉，而少年已至，窺徐意在未帙，色若不懌者，歎曰：「我所以報公者，豈謂是乎？第一卷具帝王之略，第二卷成將相之才，第三卷術數之書耳。用之而善，僅以修業；用而不善，適以戕生。然緣止於此，當可奈何？」言未既，人與書俱失矣。徐原籍山陰，自獲書後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，或捉月於懷，懸之暗室，或捏雷於掌，放之晴霄。以法為戲，取薄酬而資旅食。一日飲酒大醉，時值炎暑，袒而坐於門，適涼颼驟起，向空書符，招之入袖，良久不放。怒觸風伯，於袖中大吼，破袖而出，雷火繼之，膚發焦枯，隨以致斃。

又康熙庚申，高州大旱。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，自言得奇門真傳。有司往請之，賓臣結壇觀山寺，披髮杖劍，以目視日，竟晷不下一睫，天果微雨。詰朝，烈日如故，有司請其左道無驗，賓臣於是觀山遷壇於發祥寺，登浮圖第四層，上下左右，悉封以符。謂觀者曰：「明午必雨。但從東南來則吉，否則當有性命之憂。」因作書與家訣。明日未時，烈日中狂風大作，賓臣謂其僕曰：「雨從西北來，不祥，爾當速去！」其僕甫下塔，霹靂一聲，雨如注。有老人見一麻鷹，口含火丸，從塔頂飛入。霹靂再震，賓臣顛仆塔外，右臂一孔如針，血涔涔流不已而死。此皆素無修道之真，妄習褻天之術，宜其乾神怒、遭冥誅也。

張山來曰：猿公既言「用而不善，適以戕生」，何徐生之不謹耶？

順治十年三月，龍溪老農黃中，與其子小三，操一小船，往漳州東門買糞。泊船浦頭，浦旁廁糞，黃所買也。父子飯畢，入廁擔糞，見遺有腰袱一具，攜以回船。解袱而觀，內有白金六封。黃謂其子曰：「此必上廁人所失者。富貴之人，必不親自腰纏；若貧困之人，則此銀即性命所繫，安可妄取？我當待其人而還之！」小三大以為迂，爭之不聽，悻悻徑回龍溪。黃以袱藏船尾，約篙坐待。良久，遙見一人狂奔而來，入廁周視，彷徨號慟，情狀慘迫。黃呼問故，其人曰：「我父為山賊妄指，現係州獄，昨造謁貴紳，達情州守，許以百二十金為酬。今鬻田宅，丐親友，止得其半。待州守許父保釋，然後拮据全餽，事乃得解。故以銀袱纏腰入州。因欲如廁，解袱置板。心焦急亂，結衣而出，竟失此銀。我死不足惜，何以救我父之死乎？」言訖，淚如雨下。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，慰之曰：「銀固在也，我待子久矣！」挈而授之，封完如故。其人驚喜過望，留一封謝黃。黃曰：「使我有貪心，寧肯辭六受一？」揮手使去。是時船糞將滿，而子久不至，遂獨自刺船歸。行至中途，風雨驟作，艤棹荒村之側。村岸為雨所沖洗，轟然而崩，露見一甕，銀灌其口。黃亦不知中何物，但念取此可為儲米器，然重不能勝，力舉乃得至船。須臾，雨霽風和，月懸柳外，數聲欸乃，夜半抵家。小三以前事告母，兩相怨詈。黃歸扣戶，皆不肯應。黃因誑雲：「我有寶甕在船，汝可出共舉之。」子母驚起趨船，月光射甕頭如雪，手舁而上，鑿錫傾甕，果皆白銀，約有千金。黃愕然，悟蕉鹿之非夢矣。黃之鄰，止隔葦牆，臥聽

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。明日，以擅發私藏首於官。龍溪宰執黃庭訊，黃一無所諱，直陳還銀獲銀之由。宰曰：「為善者食其報，此天賜也，豈他人所得而問乎？」答鄰釋黃。由是遷家人入城，遂終享焉。

張山來曰：先王父亦有還金事，事載《江南通志》中。先君亦陰行善事，愧我輩不能繼述，日趨貧困，唯有義命自安而已。

物觚 鈕琇玉樵

歲當夏秋之交，上常巡幸口外。康熙四十年七月，駕至索爾哈濟，有喇裡達番頭人，進彩鷓一架，青翅蝴蝶一隻。上問：「此二物產於何地？」頭人回奏：「生穹谷山中。鷓能擒虎，蝶能捕鳥。」天顏大喜，賜以金而遣之。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，有索和諾蛇哈密，獻麟草一方，奏雲：「此草產於鹿鳴山雷風嶺。自利用元年至今，止結數枚，必俟千月乃成。非遇聖朝，不易呈瑞。」

姑蘇金老，貌甚樸，而有刻棘鍊塵之功。其最異者，用桃核一枚，雕為東坡游舫。舫之形，上穹下坦，前舒後奮，中則方倉，四圍左右各有花紋。短窗二，可能開合。啟窗而觀，一幾，三椅。中袍而多髯者為東坡，坐而倚窗外望。禪衣冠，坐對東坡而俯於幾者為佛印師；幾上縱橫列三十二牌，若欲搜抹者然。少年偶坐，橫洞簫而吹者，則相從之客也。舫首童子一，旁置茶鐘。童子平頭短襦，右手執扇，偃而颺火。舫尾老翁，椎髻芒鞋，邪立搖櫓。外而舵篙篷纜之屬，無不具也。舫檻簷幕之形，無不週也。細測其體，大不過兩指甲耳。康熙三十七年春，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，左側窗敗，無有能修治者。聞金老名，贈銀十餅，使完之。金老曰：「此亦我手制也。世間同我目力，同我心思，然思巧而氣不靜，氣靜而神不完，與無巧同。我有四子，唯行三者稍傳我法，而未得其精，況他人乎！」

張山來曰：氣靜而神完，非深於《莊子》者不能道。

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，其瀕海之地，於康熙二十二年秋，有怪物出入其間，居民互相警告，以為鬼至。每日向夕，輒閉門墜戶。如是兩月，不得已而聞於縣。縣宰之僕高忠，勇敢有大力，告其主曰：「海怪擾民，家不貼席，此吾主之事，而亦即忠之事也。願賜良馬一匹，鈺槍一枝，忠能除之。」宰如所請，忠即跨馬挾槍，獨至海濱。新月初升，平沙如雪，比至二鼓，見一藍面鬼，身長一丈有餘，聳角枝牙，毛肱鱗背，坐於沙上，列置熟雞五隻，濁酒十瓶，舉觥獨酌，運掌若扇。忠馳馬直前，以槍擬其肉角。鬼驚竄入海，忠遂據其坐，裂雞醢酒，神氣益壯。少頃，海水湧立，前鬼騎一怪獸，隨波而出，舞刀迎門。相持久之，忠乘間槍刺其腹，鬼遺刀而遁。忠拾刀還縣，其上有「雁翎刀」三字。宰命收貯縣庫。於是瀕海之怪遂絕。

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，入市買一溺器，命童攜歸，置於臥床之側。夜起小遺，而壺口閉塞，且舉之頗重，就月觀之，口內皆黃蠟封固。丁以石碎之，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，頃刻間長八、九尺，身衣墨色布袍，手持利刀，入室登床，將殺丁婦。丁墮於床頭拔劍格鬥，至雞鳴時，黑人倏然而隱。次夕更餘，復見燈下，丁仍揮劍逐去。越十餘日，其鄰餘秀士之妻告丁婦曰：「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，盍往求焉？」是夜，黑人竟奔秀士家，大聲詈曰：「我與丁婦有三世夙仇，訴之冥界。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，唯此女在耳，將盡殺以雪我冤！何與汝事，而令遣妖道驅我為？」悉碎其日用器物，憤憤出門，遂不復見。丁婦自是無恙。

張山來曰：報仇而隱於溺器中，亦可謂破釜沉舟。而卒不能報，徒遷怒於其鄰，何也？

康熙王申、癸酉兩歲，西安游饑，鬥米千錢，道殣相望。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，家有一母一妻，無所得食，擔其釜甌，就粟湖廣。趙以其母老而善飯，常生厭棄之意。其婦王氏事姑至孝，隨侍益謹。癸酉四月，行至商州山中，午謂婦曰：「老母步履艱難，汝負擔先行，俟我挾之徐走。」婦是其言，遂於前途息肩以待。午狂奔追及，婦問姑何在，午曰：「少頃即至矣。」婦怒曰：「龍鍾老人，何以令其獨走！」以擔授午，仍回舊路覓姑，午掌擱其婦數十，攜擔竟去。婦回至一僻所，見其姑面縛於樹，以土塞口，氣將絕矣。婦亟解姑縛，堰口中土，捧泉水灌之，乃蘇。偃偻負姑行二里許，其夫已為虎噬，投擔委衣，殘肉狼籍。婦視而啼曰：「天乎！趙午大逆，遭此虎暴。非死於虎，死於神也！」道傍聞者，無不歎息，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。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，婦負姑行久，色狀餒疲，適經寨下。戴守召詢，得其詳，厚賜以金，令婦還渭南養姑。感泣而歸。

英德縣含光司，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。適雷雨驟至，隱身菴翳。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，長十餘丈，首大於甕。迅雷轟轟，將迫蛇，蛇仰首吐火上衝，紅光如彗，雷漸引去。少頃，雷聲甚怒，復迫蛇，蛇復吐火敵雷。獵人惡其猛毒，發弓發弩，中其尾，蛇首頓縮。霹靂大震，蛇遂擊死，而獵人亦驚僕矣。聞空中有語之者曰：「無恐，當即蘇也。」良久，清醒還家。家人見其背有朱書「代天除暴，延壽二紀」八字，浣之不去。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，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，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，蓋天賜之齡，固未艾也。

餘同學友王仔衡言：其親某，以紅紙作筒，封銀三錢，致賀婚家。婚家返銀，折筒展視，忽變小蝦蟆一頭，眼若點朱，通體白如水精，瑩潔空明，骨髒俱見，趨然從紙窩躍出。捕而藏之篋，晨夕玩弄，閱三日失去。廣州陳弘泰，貸錢於人而徵其息，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，弘泰睹而心惻，命悉放之江中，遂與焚券。數月後，騎行夜歸，路間有物，光燄閃爍，驚馬不前。視之，乃尺許金蝦蟆也。取以還家，自此益致饒裕。夫金銀本無定質，變易不常，故其聚散，每因人心以為去留。天下之溺於富貴者，取之既非以義，守之又無其道，而欲據為子孫百世之業，不亦顛乎？

張山來曰：若蝦蟆不復化去，則尤勝阿堵物也。

名捕傳 姚口口伯祥

金壇王伯弢孝廉，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，見道旁有捕賊勾當，與州解相噪。問之，雲：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，追之則死賊手，不追則死坐累。各相向呼天，泣數行下。然賊馬塵起處，猶日力可望也。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。諸捕咸相慶曰：「保定名捕至矣！當無憂也。」諸捕控名捕馬，問從何來。言夫婦泰山進香耳。然名捕病甚，俯首鞍上。其妻亦短小好婦人，以皂羅覆面，手抱一嬰兒。諸捕告之故，哀乞相助。名捕曰：「賊幾人？」曰：「五人。」曰：「餘病甚，吾婦在足矣。」婦搖手：「我不耐煩！」名捕嘆曰：「懶媳婦！今日不出手，只會火炕上搏老公乎？」婦面發紅，便下馬抱兒與夫，更束馬肚，結縛裙靴，攘臂，袖一刀，長三尺許，光若鏡也。夫言：「將我箭去。」妻曰：「吾彈固自勝。」言未訖，身已在馬上，絕塵而去。諸捕皆奔馬隨之。

須臾，追及賊騎。婦人發聲清亮，順風呼賊曰：「我保定名捕某妻，為此官錢，故來相索。宜急置，毋嘗我丸也！」賊言：「丈夫平平，牝豬敢爾！」賊發五弓射婦。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，箭悉落地。急發一彈，殺一人。四人拔刀擬婦，婦接戰，揮斥如意，復斃一人。三人懼，少卻。婦更言曰：「急置銀，昇兩屍去。俱死無益也！」三人下馬乞命，置銀，以二屍縛馬上而逸。

未幾，諸捕至，昇銀而還。此婦猶旖旎尋常，善刀藏之，下馬遍拜諸捕曰：「妮子著力不健，縱此三寇，要是裙襦伎倆耳。」州守為治酒，宴勞五日而去。

姚伯祥曰：此皆伯弢口授於予，予為之記，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。

張山來曰：名捕捕賊，尚不足奇。妙在名捕之婦有此手段，真可敬也！

想見此婦火炕上搏老公時，必有異乎人者。一笑。

南遊記 孫嘉淦錫公

游亦多術矣。昔禹乘四載，刊山通道以治水。孔子、孟子週遊列國，以行其道。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，以奇其文。他如好大之君，東封西狩以蕩心；山人羽客，窮幽極遠以行怪；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，投刺四方以射財。此游之大較也，餘皆無當焉。蓋餘之少也，淡於名利，而中無所得，不能自適，每寄情於山水。既登第，授館職，匏係都門，非所好也。

己亥之夏，以母病告假歸省。其秋，遂丁母艱。罔極未報，風木餘悲，加以荆妻湮逝，稚子夭殘，不能鼓缶，幾致喪明。學不貞遇，為境所困，欲復寄蹤山水之間，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。《詩》云：「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」，此之謂也。

庚子秋，束裝策蹇，東抵晉陽，繫舟石室之山。懸壺難老之泉，柳溪汾晉之水，圓通白水之觀，浮沉其中者累月。東出故關，

道井徑，過真定，歷清苑。觀背水於獲鹿，食麥飯於滹沱，望恒岳於曲陽，訪金台於易水，仰伊祁於慶都，思軒轅於涿郡。已而北走軍都，臨居庸，登天壽，東浴陽泉，遂至漁陽。上控峒，下玉田，涉盧龍，懷孤竹，浮沉其中者又累月。家世塞北，今到遼西，三過風景，約略相同。時值冬暮，層冰峨峨，飛雪千里，叢林如束，陰風怒號，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。

因而決計南行，返都中治裝。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，遂與之偕。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，此則吾南遊之始也。

都中攘攘，縹塵如霧。出春明門，覺日白而天青。過盧溝橋，至琉璃河。盧溝者，桑乾也；琉璃河者，聖水也。南有昭烈故居，又有酈道元宅，注《水經》之所也。南至白溝，昔宋、遼分界之處。南至雄縣，有湖，一望煙水瀾漫，極浦桅帆，雲中隱現，亦河北巨觀也。過任丘，有顯項氏之故城。南至於河間，九河故道，漫滅不辨。滹沱、易、清、衡、漳、潞、衛，高、交、淇、濡，皆經其境以入海。府首曰獻縣，昔河間獻王之都。南出阜城，至景州。景州，古條地，周亞夫封於此。有董家裡，仲舒下帷之所也。

東至德州，入山東境。州城臨運河，船桅如麻。南至平原，昔搏徒賣漿，毛公、薛公，以及東方生、管公明，皆奇士，今得毋有存焉者乎？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，惜匆匆過，未見也。東南至齊河。自涿州背西山而南，七日走九百里，極目平曠，至齊河始見山。齊河水清，抱縣城如碧玉環，石橋跨之。兩岸桃柳，新綠嫣紅，臨水映發，為徘徊橋上者移時。

南四十里曰開山，遂入山。途中矯首慾望東嶽，而適微雨。雲山歷亂，時於雲外見高峰，以為是矣。曾不數里，又有高者。午後見一峰甚高，怪石突起，煙嵐擁護，謂必是矣。已而川勢東開，山形北較，遠而望之，更有高者。蓋徐從泰山之北來，午前見背，午後見臂，至泰安州始當其面，而又值雲封，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。

次早欲上，土人云：「不可，山頂有娘娘廟，領官票而後得入。票銀人二錢，曰口稅。」夫東嶽自有神，所謂「娘娘廟」者，始於何代？功德何等？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，為民上者既不能禁，又因以為利！不得已，亦領票，得票欲上，人又云：「不可，山之高四十里，窮日乃至其顛。茲向午已遲，且天陰。下晴上猶陰，下陰上必雨，雨濕風冷，請以異日。」

因而觀城中之廟，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，而以北城為後垣；一城之中，廟居大半焉。階墀多古柏，雲漢武東封時所植。階墀有碑，其文曰：「磅礴東海之西，中國之東，參穹秀靈，生同天地，形勢巍然。古者帝王登之以觀滄海，察地利，以安民生。祝曰：『泰山於敬則致，於禮則宜。自唐加神之號封，歷代相沿至今。曩者元君失馭，海內鼎沸，生民塗炭。予起布衣，承上天后土之命，百神陰佑，削平暴亂，正位稱職，奉天地，享鬼神，以依時統一人民，法當式古。今寰宇既清，特修祀儀。因神有歷代之封號，予起寒微，懼不敢效。蓋神與穹昊同始，靈鎮一方，其來不知歲月幾何，神之所以靈，人莫能測。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，為人君者何敢與焉？畏不敢加號，特以「東嶽之神」名其名，依時祭神，唯神鑒之。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。」可謂辭嚴義正矣。廟中望山頂如屏風，中掛白練。問之，人曰：「南天門也。」因與景蓮約，起三更，奮力急趨，雞鳴至其顛，可觀滄海日出也。

如約起，遙見火光明滅，高與星亂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，宿止道旁，然炬以丐錢。教養失而民鮮恥，可慨已！山足曰紅門，紅門以後，路皆石階。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。四更至回馬嶺，階級愈峻，如行壁上。雞鳴至玉皇廟，謂至頂矣，導者笑曰：「甫半耳！」因少憩。黎明，緣澗水，度石橋，見兩峰對立，中有瀑布。時宿雨初晴，朝光澄澈，山嵐護石，鬆翠浮空，瀑流飛響，清心韻耳。磴道從西峰上，有碑，題曰「五大夫鬆」。碑下仰望，見兩峰之頂，高插雲霄。心中竊擬謂此山顛也。攀登久之，回首遐眺，見松山頂在我足下；昨所見諸峰，在松山下；齊魯數千里之山，又在諸峰之下。蓋已飄飄凌雲矣，不意峰回路轉，更見高峰。

天門之峰，無點土，亦無寸草，石脈長而廉隅四出，駢植疊累，皴若蓮菊。磴道直上十里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。蓋吾從碑下望松山，似高於城中望天門；今於此地望天門，實高於碑下望松山。道旁石上刻四大字，曰「仰之彌高」，其信然矣！磴列鐵柱，中貫鐵索，授索而登，抱柱而息。比磴道盡，反無所見。蓋下望天門，乃其絕頂；既至其上，又有高峰擁蔽焉。迂迴攀躋，見所謂「娘娘廟」者在秦觀峰下。正殿五間，而三門皆有銅柵，門內金錢，積深二、三尺。堂上有三銅碑，明末大璫所鑄。餘無可觀。東廡簷下，石柱中斷，餘坐其上而休焉。俯視有字，拂拭辨之，則李斯篆也。其文曰：「盛德丞相臣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大夫臣德味死言：臣請具刻詔書金石，刻因明白矣。臣味死請。制曰：可。」筆法高古秀勁，非漢、晉人所能及。廟後後壁高十餘丈，唐摩崖碑在焉。崖西洞中，有泉甘冽。崖後上裡許，登秦觀峰，乃泰山之顛也。

舉頭天外，俯視寰中，浩浩茫茫，四無涯際。東見青營，負山阻海；北顧塞垣，橫亘千里，河朔諸州，星羅棋佈。循太行而西，中州之沃衍，咸陽之阻隘，皆可指數。黃河由華陰走充、徐，灣環若衣帶。嵩山二室，如二卷石；淮陽之間，一望平蕪。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，果不誣也！峰顛有殿，庭中石崛起。意古者金泥玉檢文皆封於此。門前石表，始皇所建，高二丈餘而無字。日觀在東，月觀在西，高皆與秦觀等。古蹟名勝，不可遍睹。薄暮遂下，至松山而少憩。回思三觀，如在天上。又下見朝陽洞，石穴幽邃。又下見水簾洞，流水蔽岩。下至山麓，見一巨人，與之並立，翹足伸手，而不能攀其頂。古者長狄在齊、魯之間，豈其遺種與？

次早，由泰安趨曲阜。曩在山上，視泰安城如掌大；汶水一線，環於城外；徂徠若堵，蹲於汶上。出泰安城，不見水與山也。行五十里，見大河廣闊，乃汶水也。又五十里，見崇山巍峨，乃徂徠也。相去百里，而俯視不過數武，其高可想矣。徂徠之西曰梁父，對峙若門。從門南出，平曠沃衍，泗水西流。孔林在泗水南，洙水在孔林南，曲阜在洙水南，沂水在曲阜南。孔林方十餘里，其樹蔽天，其草蔽地。至聖墓，有紅牆環立，牆中草樹愈密，修乾叢薄，側不容人，而景色開明，初無幽陰之氣。至聖墓，產蒼草，碑曰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」。西偏小屋三間，顏曰「子貢廬墓處」。東南有泗水侯墓，正南有沂國公墓。牆東南有枯木，石欄護之，子貢手植楮也。旁有楷亭。其北有駐蹕亭，人君謁墓更衣之所。門外有洙水橋，橋南高阜一帶，辟其東南為門。門距曲阜可二里，道旁植柏，行列甚整，蔽日參天，皆數千年物也。

入曲阜之北門，路東有復聖廟，廟前有陋巷。巷南折而西，則孔廟之東華門也。廟制如內廷宮殿，而柱以石為之，蛟龍盤旋，乃內廷所無。至聖與諸賢皆塑像。石刻至聖像有三。車服禮器，藏於衍聖公家；聖公入觀，不可得觀。殿南有亭，顏曰「杏壇」，古杏數株，時值三月，杏花正開。壇南有先師手植檜，高三丈而無枝，文皆左紐。子貢之楷，雖不腐而色枯，此則生氣勃發焉。大門內外豐碑無數。南有高樓曰奎文閣。閣南門下，漢、魏之碑十餘，皆額尖而有圓孔。門外有水，上作五橋。橋南有門，門外有柵。自殿庭至柵內，蒼松古柏，虯龍盤屈，不可名狀。泰安漢柏，又不足道矣。

吾於是奮然興也。夫孔子者，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。考其生平，三歲喪父，七歲喪母，中年出妻，晚年喪子。夫哀死而傷離，寧獨異於人哉？人觀「志學」一章，七十年內，日進月益，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，蓋其自待厚，而所見有大焉者矣！餘乃戚戚欲以身殉，何其陋也！《詩》有之曰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

曲阜東南有九龍山，其南曰馬鞍山。兩山之間，鬆楸茂密者，孟林也。林南為鄒縣。縣南有孟廟，廟左有宣獻夫人祠。夫人者，孟母也。滕縣在鄒南，地平曠，可以行井田。滕南有嶧山，始皇刻石其上。嶧東有陶河，過陶河至邳州。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。又項籍者，下相人也。下相在邳州。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。今其地在山，不可灌。予嘗徘徊其地，求下邳、下相之故城，及圮橋進履之所，而土人皆無知者。邳南落馬湖，黃河所溢也。湖南曰宿遷，宋人遷宿於此。又南曰桃源，乃黃河之北岸也。

河自出天門，走平陸，無高下阻激之所；而馳波跳沫，洶湧澎湃，其猛鷲迅疾，天性然也。南至清江浦，黃河南曲，運河北曲，兩河之間，不能一里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。河性衝突，設有不虞，淮陽其為魚矣！淮安城西，有「韓侯釣台」。當淮陰未遇時，忍饑釣魚城下，誰過而問之？及其雲蒸龍變，向之落魄，皆為美談。英雄成敗有時，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，可勝道哉！

淮安南曰寶應，寶應南曰高郵，地多湖，四望皆水。高郵以南，始見田疇。江北暮春，似河北之盛夏。草長成茵，麥秀成浪，花剩餘紅，樹凝濃綠，風景固殊焉。南至於揚州，揚州自古繁華地，當南北水陸之衝，舟車輻輳，士女遊冶，兼以鹽商聚處，僭擬無度，流俗相效，競以奢靡，此其弊也。城內無可觀，隋宮、迷樓、二十四橋之勝跡，今皆不存。瓊花觀內，止餘故址。城北有天

寧寺，謝東山之別業也。其西偏曰杏園。餘嘗寓杏園之僧舍，竹樹翳鬱，池台清幽，想見王謝風流。杏園東曰虹橋，園亭羅列水次，遊人棹酒船於其中。虹橋之北，則蜀崗也，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。堂右有大明寺井，昔張又新作《煎茶水記》，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，惠山石泉第二，虎丘石井第三，丹陽寺井第四，揚州大明寺井第五，即此是也。

東至於泰州，昔韓魏公知泰州，夢以手捧日者再，今其州堂猶顏曰「捧日」。南至於瓜州，遂渡江。揚子江闊而清，含虛混碧，上下澄鮮，金、焦在中，如踞鏡面。金山四面皆樓閣，環繞層累，靚妝刻節。遠望焦山，林木青蒼。土人云：「焦山山裡寺，金山寺裡山」。惜餘未上，於焦止見山，於金山止見寺而已。

過江，由小河入山，至鎮江府。鎮江古京口，四面阻山，形格勢禁，以臨天塹，實南北必爭之地。孫仲謀始都此，築城名曰「鐵甕」，府城其遺也。南至於丹陽，聞有練湖而未見。東南至常州，古延陵地，吳季子之所居。俗在三吳為淳樸。至丹陽西，見山綿亙百余裡。至無錫曰九龍山，其南峰曰惠山，惠山之東曰錫山，峰巒皆秀麗。登惠山，領石泉，清冽而甘且厚。下視無錫，群山拱峙，眾水環流，名酒嘉魚菱藕之藪，樂土也。昔泰伯擇居於此。惠山之南曰夫椒，夫差敗越之所也。夫椒之南曰陽山，越敗夫差之地也。陽山以南，群峰列峙，巍然而蔥鬱者，靈岩、穹隆、支硎、玄墓、上方諸山也。靈岩之東，樹林陰翳，有秀出於樹中者，虎丘也。虎丘南六七里，蘇州城也。姑蘇控三江、跨五湖而通海。閭門內外，居貨山積，行人水流，列肆招牌，燦若雲錦。語其繁華，都門不逮。然俗浮靡、人誇詐，百工士庶，殫智竭力，以為奇技淫巧，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？虎丘小而奇，外望一土阜，而中有洞壑。路旁岩下，有泉曰憨泉。泉側有石，中裂若劈，「試劍石」也。曲折而上，一大磐石，平鋪數百步，「千人坐」也。四圍奇峰，峭拔若削，北辟一壑，中有清池，「劍池」也。劍池之西，又辟一壑，窈窕幽奇，而亦有池，虎丘石井也。劍池之東有亭，可中亭也。亭下池上，大刻「虎丘劍池」，顏魯公書也。又刻「生公講堂」，李陽冰篆也。登虎丘而四望，竹樹擁村，菱荷覆水，濃陰沉綠，天地皆青。然賦稅重，民不堪命焉。靈岩秀而高，上有西施洞，山顛有寺，館娃宮之故址也。門據橫石，內辟清池。殿西有岩，流泉四出，迴廊曲檻，周於岩上，又有二池焉。其清爽幽奇，令人樂而忘反。絕頂石上，刻曰「琴台」。登琴台，臨太湖，太湖周八百里，包眾山於其中，水清色白，長風一吹，波與山同。七十二峰，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，滴翠浮青，宇內奇觀也。

南出吳江，由蘭溪至浙東。嘉、杭之間，其俗善蠶，地皆種桑，家有塘以養魚，村有港以通舟，麥禾蔚然，茂於桑下；靜女提籠，兒童曬網。風致清幽，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。出蘭溪至塘棲，夾河左右，遠望皆山，西南一帶，尤高大而青蒼者，則西湖上之諸峰也。南至武林門，棹舟竟入城內。出候潮門，至江口，一望浩渺，大不減揚子，而色與黃河同，則錢塘江也。錢塘、西湖之勝，自幼耳熟，既見江，急欲至湖上。居人曰：「游西湖者，陸輻而水船。」余曰：「不然，江山之觀，一人輻船，則不能見其大。且異境多在人蹤罕至之處，輻輳與船不能到也。」因步行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，一片空明，乾峰紫翠，冠山為寺，架木作亭，樓台煙雨，綺麗清幽。向觀畫圖，恐西湖不如畫，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。過鬆嶺，渡長橋，至南屏。南屏之山，怪石攢列，下有古寺，所謂「南屏晚鐘」也。北曰雷峰，有塔高而色紫，所謂「雷峰夕照」也。西曰蘇堤，從南抵北，作六橋以通舟，植梅柳於其上，所謂「蘇堤春曉」也。堤西有園亭，引湖為沼以蓄魚，所謂「花港觀魚」也。堤東有洲，旁有三塔，影入洲中，所謂「三潭印月」也。潭北有亭，翼然水面者，湖心亭也。亭北突起而韶秀者，孤山也。山有紫垣繚繞者，行宮也。其東直抵杭城者，白堤也。蘇堤縱而白堤橫，孤山介兩堤之間焉。其西有岳武穆廟，廟外鐵鑄秦檜夫婦，而其首為人擊碎。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，不能無疑於天也：當武穆提兵北伐，山東、河朔，豪傑響應，韓常內附，兀術外奔，使其子秦檜以暴疾，假武穆以遐年，復神州而返二聖，至易易耳！而顧不然，待其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，易代而後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，豈天心悔過，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耶？抑天終不悔，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？人之言曰：「善惡之報，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孫。」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，此又何說焉？使天下好善而惡惡，人之好惡之心，何由而生也？天之好惡，既與人同，胡為誤於其身，復誤於其子孫，而終不悔耶？嗚呼！此其故聖人知之矣！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君子長而小人消曰「泰」，小人長而君子消曰「否」。運之有否泰，數也，天之所不能違也。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，則運不成。故萬世之人心，好君子而惡小人者，天之理之常；一時之氣運，福小人而禍君子者，天之數之變。萬物之於天，猶子之於父，臣之於君也。龍逢、比乾，其君不以為忠；申生、伯奇，其父不以為孝。孝子不敢非其親，忠臣不敢對其君，而於天又何怨焉？

廟西有墳，內有二塚，武穆王與其子雲也。墳南亭台，臨湖結構，朱欄碧檻，與綠水紅蓮相掩映，所謂「曲院風荷」也。初在南屏望湖，路人指曰：「高而頂有塔者，南高峰也；其遙與高同者，北高峰也。」茲由岳墳而西，道出北高峰下，路旁皆山，蒼松翠柏，蔽岫連雲。林中徐步，忽見清溪，白石磷磷，落花沉澗，鳥語如簧。心中恍惚，冀有所遇。沿山深入，見一村落，酒帘樹間，茶棚竹下，路西有坊，題曰「飛來峰」。過坊而西，乃見奇峰特峙，流水環周，洞在山腹，橋當洞口。渡橋入洞，巖壑空幻，石骨玲瓏，乳泉滴瀝，積而成池。洞頂怪石，如古樹倒垂，雲霞橫出。孔穴貫串，八達四通，或巨或細，或暗或明。出洞西行，溪邊岩下，石皆奇秀，卓立林間者，往往與松竹爭長。山側有放生池，池上有冷泉亭，高峰插天，修篁蔽日，流泉清池，環亭左右，盛夏正午，冷若深秋。亭北有寺，扁曰「雲林」，未暇入也。

過寺而西，小園別墅，佈置佳勝，縱目流覽，忘其路之遠近。幽林密篁，曲折其中，有時仰望，不見天日。心中驚疑，不知誤入何境，欲一借問，而深山無人。林間企望，見一僧度嶺而去。因亦至其嶺上，天風南來，微聞鼓樂之聲，尋聲覓路，忽見一片瓦礫，屋壞牆存，土焦石黑。路聞人語雲：「天竺新遭回祿。」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峰也。當是時，日將暮，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，又四圍幽壑深林，不類人境，懼其為虎豹之窟穴，山魈木魅所往來，因返。復至飛來峰下，尋前所見村落而歌焉。

次早，復至飛來峰，不入洞而登其顛，遠望旭日出海，江湖湧金，曉霧成霞，山嵐抹黛，景色變幻，林密怪奇，自疑此身或恐飛去。昔韓世忠忤秦檜，解官攜酒，日遊西湖，建翠微亭於飛來峰上。唯斯人也，而後稱斯山也！下飛來峰，復至冷泉亭，問所謂靈隱，乃知扁「雲林」者即是也。時值四月八日，寺於此日齋僧，遠近僧來者甚眾。本寺住持，披法衣上堂講經。其大和尚曰帝輝，年可九十餘矣，巍然據高座。首座二人，侍者八人，其下行列而拜跪者，可三百眾。比丘與比丘尼咸在，其威儀俯仰皆嫻謹，獨惜所講無所發明，即成書而誦之，其下不必盡聞，聞者不必盡解，徒聽侍者拜雲則拜，起雲則起而已。嗚呼！佛法入中國，千餘年矣，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、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為僧，自宜求成佛，而佛又必不可成。不成佛而徒自苦，奚取於為僧？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眾，非不自知照本諷誦、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，然而必為此者，蓋有所不得已也。貧無所養，不能力作，因削髮而為僧。而天下之愚夫愚婦，非為殿宇莊嚴、戒律威儀以聳動之，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佈施。故此濟濟而楚楚者，名為學佛，實為救饑計也。井田久廢，學校不興，彼既無田可耕，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為依歸，窮而無所復入，其為僧，無足怪也。歐陽子曰：「佛法入中國，乘吾道之廢缺而來。」韓子曰：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，則亦庶乎其可也。」

飛來峰之東南，有下天竺。再入有中天竺，再入有上天竺，乃昨所睹燒殘者，男女雜糅，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。出天竺而南，至於忠肅公之墳。陽明先生題其門曰：「赤手挽銀河，君自大名垂宇宙；青山埋白骨，我來何處哭英雄？」於墳之南，南高峰也。峰南度一嶺而西，石壁嵯峨，下有巖洞，陶復陶穴，曰「石屋」，西上裡許，有水樂洞。兩洞並列，一有水而一無，從無水者入，與有水者通。其水塞洞，磅礴匍匐，而至洞口即入地，從不流出洞外，亦一奇也。又西上煙霞嶺，極目皆山，幽深奇偉，更過於靈隱、天竺之間。問之人，雲：「此中名山古剎甚多，屈指不能數其名，累月不能窮其境。」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遍至也，而遂還。

次日，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，予以湖上之景未遍觀也，與之出清波門。城下多柳，而白堤多橋，所謂「柳浪聞鶯」、「斷橋殘雪」也。循白堤，復至孤山，入行宮。行宮之制甚奇，復閣重廊，周回相通，鑿石為基，削岩成壁，引水成池，植花成幄。橋水磴山，至於後宮。殿在山上，含岩石於殿中，注清泉於座下，一室之中，而山水之觀畢具。左右高樓，近挹湖光。遠吞山色，如登玉霄金闕，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。放鶴亭在行宮東北，古梅巨石，清雅不群，惜乎殊巨麗，不似當日處士風流。下亭，復登舟，

繞孤山之背，至昭慶寺而還。於湖中之景，不能十一，而已暮矣。予益信輻輳與船之不能遠到，而游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。

留數日，遂渡江而東。錢塘江中，亦有兩山，彷彿金、焦，遙望海門，屹然對峙。惜時非八月，不能觀大潮。渡江至蕭山，蕭山有湖，產蓴絲嘉魚；旱則引湖水以溉田，潦泄於海，風景似西湖，而有用過之。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，千岩萬壑，大者奇偉，小者佳麗。山下皆水，大溪小港，經緯繡錯。東至白鶴浦，有小山，舟人指曰：「禹戮防風氏之所也。」泛舟入山陰城，登臥龍山。出城至於鑑湖，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，後遂指此一曲為鑑湖，其實蕭山、會稽、山陰三縣之水，皆鑑湖也。嘗登山而望之，三縣桑田，其平如砥，想皆滄海所變。水在其中，渟滿不流，而色清若鏡，故曰鑑湖也。

自鑑湖欲游吼山，鑑湖之水無波，故舟多夜行。夢中不知泊於何處，但聞雨聲徹夜不絕，天明起視，初無雨。舟在巨潭，四圍皆山，並無來路，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。潭南岩上，乳泉亂滴如簷溜。東峰有洞，水滿其中。西峰怪石超出，長垂下注，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。其北竹林茂密，樓閣清幽，曉夢初醒，疑非塵世。舟人語曰：「此所謂曹溪。東有洞者獅山，西如鼻者象山，有樓閣者，石匱先生之書院也。」登樓四望，見樓後之山尤高峻，怪石森列，有如台者，如柱者，如首戴笠者，如巨人立者，所謂吼山也。下樓棹舟，由獅山之洞中，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，如漁郎自桃源歸也。吼山有空明庵，門前流水，門內清池，朱樓碧瓦，倒影池中，高岩峭壁，卓立樓後，瀑泉飛灑，常如驟雨。其奇不減曹溪也。

吼山返棹，乃謁禹陵。禹陵之山，高圓若塚。眾峰環拱，有如侍衛。陵側有菲泉，泉東有廟，廟旁有空石亭，相傳葬禹時所用。石高五六尺，煙如柱，端有圓孔，似孔廟之漢碑。記曰：「公室視豐碑，三家視桓楹。」空石似楹，蓋葬碑也。由禹陵至南鎮，南鎮者，會稽山也。其最高者曰爐峰，其下有廟，為歷代祭告之所。自南鎮回舟，夜泊山陰城外，月幾望矣。氣霽雲斂，月白江清，天水相涵，空明一片。人在舟中，身心朗徹，如琉璃合，恍然若有所悟。

黎明至於蘭亭。今之蘭亭，非昔之蘭亭矣。擇平地而建亭，中立大碑，御書右軍序於其上。亭前為石成渠，以為曲水，崎嶇踟躕，初無遠致，且不可以流觴。左右各鑿一池，以為是「鵝池」與「墨池」也。亭西裡許，曰天章寺，而亦非舊矣。然此皆人為之者，故有廢興，若所謂「崇山峻嶺」、「清流激湍」，則依然在。蓋山陰之水不流，唯蘭渚湍急，潺潺於茂林修竹之間，風致又別也。返城中，登蔽山。下有寺，乃右軍之舊第，其南有題扇橋。山下有書院，劉念台講學於此。

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，有山皆秀，無水不清，迴環往復，不辨西東，登蔽山乃瞭然。蓋紹興之西南皆山，而東北近海。吼山在東，蘭亭在西，禹陵、南鎮在其南，北有梅山，下有梅市，梅福之所居也。遠望南鎮之西，有高於南鎮者，曰秦望，始皇帝刻石於此。又禹穴非禹陵也，禹藏書於宛委之山，曰禹穴。又會稽有陽明洞，道書云第十一洞天，而餘皆未至。遊人憚於登陟，舟所可至者至之，若高遠幽深、神聖仙靈之遺蹟，則懼而不果去。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：登下方山望海，登禹穴、登蔽山皆望海，第見茫茫沙草而已，實未嘗見水。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。

由紹興復返杭州，登鳳凰山，一名紫陽山，昔高宗南渡，廣杭城，包此山於苑內，以為遊觀之所。左江右湖，登臨彷徨，致足樂也。自杭州溯浙江，至於富陽。富陽之山，雄壯似燕秦諸塞，而青翠過之。富陽以南，川勢漸窄，兩山對峙，一水中流，群山倒影，上下皆青。出檀梓關，勢漸開，遠近布列，山皆妍媚。桐君山陡立江岸，其南內拓開一平原，石壁環峙，如天生城闕，則桐廬也。阻山臨水，居民在山水之間，瓦青牆白，纖塵不染；其清華朗潤，令人神恬。南至鷓鴣原，山勢怪特，峰巒仞湧，密峙駢植，束江流如一線。入原口轉而西，則富春也。南北皆山，其中皆水，不餘寸土。兩「釣台」在北山下，石峰直起而頂方，旁有子陵祠。凡釣台左右之山，其巔皆有流泉，錦峰縹緲，上人高青，怪石崢嶸，下臨沉碧。瀑流噴薄，墮玉飛珠，澗水層波，調笙鼓瑟。高山流水之觀止矣！嘗憶陶隱君語雲：「高峰入雲，清流見底；兩峰石壁，五色交輝。青林翠竹，四時具備。曉霧將歇，猿鳥亂啼；夕日欲頹，沉鱗競躍。實是欲界之仙都。」唯此地足以當之。西至於嚴州，高山四塞，大水環周，可稱為天險。南入橫溪，至於蘭溪。自杭州至蘭溪，四百餘里，岡巒綿互，雄於富陽，清於桐廬，奇於富春，秀於蘭谿。人在舟中，高視遠眺，不能坐臥。偶值偃仰，兩岸之山，次第從船窗中過，如畫圖徐展。舟行之樂，無逾於此！

蘭溪南曰金華，川勢大開，極目平疇，遠望崇山，煙雲繚繞，摩天礙日。傳聞其上有朝真、冰壺、雙龍之洞，乃王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。西過龍游，至於衢州，凡西安道上之山，岡巒華簇，而滑瘦如削，煙嵐高潔，刻露清秀。西南至常山，多楓桂，雲眠樹間，山橫雲上，高薄深林，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。西至玉山，復登舟，至於廣信，為江西界。山形粗猛突兀，橫互直豎，緣羅羅列，皆一石特起，方圓平直，各自為象。西至弋陽，有龜峰山，眾峰直起如筍，有青山頭，峰頂皆圓，有如人首；或冠或冕，或螭或頤，或光如僧，或鬢如妓。寺隱叢篁，泉出古洞，棕櫚芭蕉，延滿岩谷，奇險幽秀，兼而有之。西北至貴溪，見「天然橋」，一石橫兩峰之巔，下空若洞，亦奇境也。聞貴溪有鬼谷山，鬼谷子之所居。又有象山，陸子靜讀書其上，嘗曰：「雲山谷石之奇，目所未睹，問之人而不知，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。」西至安仁，地平曠。南至瑞洪，遂入鄱陽。自安仁以西，四望不見山。至瑞洪以南，四望並不見樹，短草黃沙，煙水雲天而已。湖水甚濁，波濤皆紅。

出湖入章江，至南昌，登滕王閣。章江南來，渺瀰極目；彭蠡北匯，煙波萬頃。東望平疇，天垂野闊。連峰千里，西列屏障，所謂「西山暮雨，南浦朝雲。霞鷺齊飛，水天一色」，蓋實錄也！南昌阻風，泊舟生米渡。次蚤渡江，幾至不測。語曰「安不忘危」，又曰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」，餘自維揚登舟，過揚子，泛吳淞，涉錢塘，溯桐溪，經鄱陽，在舟數月，僥倖無恙，習而安焉。設非遭此，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，豈可哉？

南至於豐城，觀劍池。西入清江，至臨江府。城東有合皂山，昔張道陵、丁令威、葛孝先皆居於此。西過新喻，山尤多：分宜之山清而秀，袁州之山奇而雄。至蘆溪乃陸走，過萍鄉復登舟，經醴陵，出漵口，至湘江，入湖南境。右江風俗，勝於三吳兩浙；男事耕耘，兼以商賈；女皆紡織。所出麻象綿葛鬆杉魚蝦米麥，不為奇技淫巧，其勤儉習事，有唐魏之風。獨好詐而健訟，則楚俗也。

湘江之水清而文，兩岸之山秀而雅，草多茅菅，扶疏猗靡，皆有蕙薄叢蘭之致。每當五嶺朝霞，三湘夜雨，或光風轉蕙，皓月臨楓，吟《離騷》《九歌》《招魂》之句，如睹澤畔之憔悴也，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，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。南至衡州，謁南嶽。凡岳鎮，非獨形偉，其氣盛也。向登泰山，鬱鬱蔥蔥，靈光煥發。渡江以來，名山無數，神采少減焉。茲見南嶽，乃復如睹泰山，連峰爭出，高不可止；複嶺互藏，厚不可窮。石壁插青，流泉界白，氣勃如蒸，嵐深似黛。頂在雲中，有若神龍，其首不見，而爪舒鱗躍，光怪陸離。「火繼地荒，天假神柄」，應不誣也。衡山七十二峰，其最大者五：芙蓉、紫蓋、石廩、天柱、祝融。南嶽廟在祝融峰下，謁廟後，望五峰，其頂皆在雲中。登舟南行數日，無時不矯首。古語雲：「帆隨湘轉，望衡九面。」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，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！

西次祁陽，見唐亭，元次山之所建。西至於水州，自右江至衡陽，數千里間，土石多赤，一望紅原綠草，碧樹丹屋，爛若繪綉。至零陵，山黑而石白，天地之氣一變。城下瀟江，北合於湘。瀟西之山皆幽奇，柳子厚多記之。西入湘口，水愈清，兩岸之石，玲瓏奇峭，不可指數，所謂少人而多石，其信然與！西至於全州，為粵西形勝之地，湘山崔嵬，高踞俯視，眾山環拱，諸水會同。山下有光孝寺，無量壽佛示寂之所，雲肉身存於塔內。予入而諦觀之，不似也。

南至於興安，有陽海山。半山有分水嶺，山脊流水，可以泛舟；至嶺而分，其北流者為湘江，南流者為漓江，一水而相離，故曰湘漓也。志雲：「臨賀、始安、桂陽、揭陽、大庾為五嶺。」《水經注》云：「湘水出零陵始安縣。」然則興安者始安也。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，挽舟直上，如登峻坂。山腰回舟，轉入漓江，下桂林如建瓴。源泉混混，咫尺分流，而北入北海，南入南海，其嶺之高可知矣。

漓江初分，屈曲山間，別鑿一渠以通舟。秦伐南越，史錄鑿此。漢戈船將軍出零陵、下漓水，於此置陡，陡猶關也。諸葛武侯續修之。渠上有武侯祠，祠後有伏龍山，山石多怪，玲瓏槎枒，連峰疊嶂，皆如米顛袖中之物。伏龍以西，群峰亂峙，四布羅列，

如平沙萬幕，八門五花；江如游騎縱橫其中。前有高峰曰馬頭山，卓立俯視，如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。

南過靈川，至於桂林。粵西高大中丞，予業師也，留署中過夏。時時跨馬出遊郊垌，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。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，高數百丈，下有石室，頂通光耀。其東北曰伏波山，高峭與獨秀等，岩中懸石，下垂如柱。其西有疊彩岩，石紋華麗，岩腹有洞，冷風日夜不休，曰風洞。迎風而入，曲折崎嶇，漸覺光明，忽然高敞；身入樓閣，戶牖軒豁，欄檻迴環；開戶一望，水天無際，山林窈冥。蓋漓江從城北來，兩岸之山，怪怪奇奇，向在舟中，未盡見也。茲入洞內，黑走山腹，忽睹上界，皆成異境。舟泛銀河，人至天台，亦若是矣。城南有劉仙崖，石洞如屋，內刻張平叔《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》，道鉛汞術甚詳。城西有七星岩，上有棲霞洞。石階直下數百級，頂上水紋如波，中有鯉魚，長丈餘，頭目鱗尾皆具。洞後深黑，秉炬進數百步，冷氣迫人，同行者懼，遂借出。聞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。王荊公雲：「世上奇偉瑰怪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，而為人所罕至。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有志矣不隨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，至於幽暗昏忽，而無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，於人為可譏，而在己為有悔。盡吾志而不能至者，可以無悔矣。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！」其東有龍隱洞，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。江中有山，輪囷若象鼻舒江中，舟行鼻內。江岸山上有洞，直透山背，以通天光，望之圓明如滿月。志稱「濱江三洞，水月最佳」者是也。

茲行也，在桂林之日為久，瑤苗土僮，蚺蛇，山羊，錦雞，孔雀，黑白之猿，荔枝，佛手之樹，黃皮、白蠟之林，芭蕉之心，長大如椽；天雨之花，其紅射日。可謂見所未見。獨其俗兇悍褊小，嗜利好殺。天地之靈，鍾於物而不鍾於人，何哉？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，七月暑退，登舟返棹。曩之至也，雲峰吐火，稻穗湧波，荷蕊綻紅，江流漲綠，署中偃仰。曾幾何時，而稻禾全刈，木葉半黃，雲白天晶，涼風蕭瑟。回思江南暮春，鶯飛草長，西湖梅雨，花落鳥啼，有如隔世！王右軍雲：「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，已為陳跡。」豈其然矣！

過全州，復入湘山寺，有匾曰「再來人」。予嗒然而笑。夫佛再出世，猶吾再入寺也，而何怪焉？過衡州，登合江亭，湘水南來，蒸水北至，兩江合處，一峰特起，曰石鼓山，上有武侯祠。向讀韓詩注云「合江亭旁有朱陵洞」，登其上而不見。返舟問榜人，雲：「洞在亭下，當事者封其路，遊人往往不得至焉。」在舟又望南嶽，霧隱雲封，終不能見其頂。江山之於人如友，或不期而遇，或千里相訪而不值，何哉！北至於湘潭，有昭山。昭王南征至此。

北至於沙城，城東有雲母山，《列仙傳》云「星沙雲母，服之長生」者也。城北有羅洋山，城南曰妙高峰。湘江在城西，水西有嶽麓山。志曰「衡山七十二峰，回雁為首，嶽麓為足」是也。其顛有道鄉台，昔鄒志完謫長沙，守臣溫益逐之，兩夜渡湘宿於此。後張敬夫為之築台，朱子題曰「道鄉」。道鄉者，志完之別號也。聞志完初謫時，涕泣，其友怒曰：「使志完居京師，得寒疾不汗，五日死矣！獨嶺南能死人哉？」由今觀之，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，皆已湮沒，而志完以謫特傳，亦可以知所處矣。道鄉台下有《嶽麓寺碑》，李北海所書也。凡地之美惡，視乎其人，不擇地而安之，皆可安也。予過五嶺，泛三湘，望九嶽，歷百越，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。入而游焉，瘴花善紅，蠻鳥能語，水清石怪，皆有會心。比及長沙，山林雅曠，水土平良，已如更始餘民，復睹司隸雍容。賈太傅乃不自克，而抑鬱以死。語云「少不更事」，太傅有焉。北過橘州，昔范質夫南謫，夫人每罵章惇。過橘州舟覆，公自負夫人以出，徐曰：「此亦章惇為之耶？」予性褊，服膺范公以自廣。今過其地，想見其為人。

北至於湘陰，有黃陵廟，二妃之所溺也。其東有汨羅江，屈子之所沉也。過廣陵，入洞庭，浩倍蕩蕩，四無涯涘。晚見紅日落於水內，次早見炬火然灼水面，漸望漸高，乃明星也。吾遊行天下，山吾皆以為卑，水吾皆以為狹，非果卑果狹也，目能窮其所至，則小之矣。物何大何小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則莫不小。蘇子瞻曰：「覆杯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附於芥，茫然不知其所濟。少焉水涸，蟻即徑去，見其類，出涕曰：幾不復與子相見！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乎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，猶杯水也；舟猶芥也，人猶蟻也，吾烏知蟻之附芥，不以為是乘桴浮海耶？其水涸而去，不以為是海變桑田耶？四海雖廣，應亦有涯，目力不至，則望洋而歎。因所大而大之耳。」今在洞庭，吾目力窮焉，即以為洞庭為吾之海可也。

自湘陰泊於磊石，又泊於鹿角，又泊於井岡，皆在湖中。時近中秋，天朗氣清，所謂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耀金，靜影沉璧者，吾見之焉。北至巴陵，岳陽樓在巴城上，而今不存矣。予登其址而望焉，見君山秀出，其東曰扁山，又東曰九龜山，皆在湖中。城南曰白鶴山，其側有天岳嶺，上有呂仙亭，亭前有岳武穆廟。昔武穆剋期八日，平楊么於洞庭，居人德而祀之。廟貌巍然，據湖山之勝。夫岳陽為純陽三過之所，宋滕子京重修之，范文正公作記，蘇子美書，邵竦篆額。當其盛時，仙之所往來，賢士大夫所歌詠，今皆為荒榛蔓草頽垣；文墨之士無論矣，純陽有仙術，亦不能留其所愛。武穆蹇蹇，雉罹於羅，徒以忠義之性，結於人心，而遺蹟獨存。然則人之不死，固自有道矣！

在巴陵阻風五日，所謂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，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者，吾又見之焉。北出涇河口，入岷江。西北一望，荆襄漢沔，沃野千里。似燕趙兩河之間，洋洋乎大國之風也。江南岸為臨湘、嘉魚、蒲圻之境，連延皆山。赤壁在嘉魚，雄峙江滸，其上有「祭風台」。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，武昌之下游也。考之史雲：「劉備居樊口，進兵逆操，遇於赤壁。」則當在武昌上游。又操敗後走華容，今嘉魚與華容近，而黃州絕遠，然則周郎赤壁，斷在嘉魚無疑也。

北至荊口，兩山對峙，東曰驚磯，西曰大軍。驚磯有達摩亭，乃拆葦渡江之所。北曰沔口，沔水又名滄浪，靈均遇漁父於此。沔口之北，西曰漢口，漢陽府也；東曰夏口，武昌府也。壟山為城，塹江為池。武昌城內包三山，漢陽城內有兩湖。黃鶴樓號晴川閣，距兩城之上，相望也。漢陽城外有大別山，下有鎖穴，乃孫吳鎖江之處。予嘗登大別之顛以望三楚，荆衡連鎖，江漢朝宗，遠水動蜀，高樹浮秦。水陸之衝，舟車輻輳，百貨所聚，商賈雲屯。其山川之雄壯，民物之繁華，南北兩京而外，無過於此。然沱、潛、漢、沔之間，瀟、湘、澧、澧之際，江漂湖匯，民多水患，盜賊乘之。楚俗慆輕，鮮思積聚，山藪水洳，流民鳩處，其人率皓窳，龐雜而難治，亦可慮也。

北入孝感應山，山接九宗，澤連雲夢，峰高野闊，氣勢沉雄。北出武勝關，崇山峻嶺，連延千里，右列方城，左擁穆陵，所謂「冥扼之塞」。《淮南子》云「山有九塞」，此其一也。北至於信陽，信陽古申國，東鄰息。申、息者，楚之北門也。又東鄰蔡，昔桓公侵蔡，蔡潰，遂伐楚，非上策也。由蔡至郢，崇山大小不可勝計，所謂「方城為城，漢水為池，無所用眾」，非虛語也。能伐楚者莫如秦，出武關，下漢川，則撤荆襄之藩籬；出三峽，下夷陵，則扼鄂岳之要害。故秦並六國，亦地勢然也。

北過确山，至遂平，有植楸山。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。北至西平，有滙水，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，多殺士卒，滙水不流，即此也。北至於葉縣，為沈諸梁之封邑。其北有黃城山，下有沮溺故里，子路問津處也。北渡汝水，至襄城，其南有首山。汝、蔡、潁、許之際，平疇沃衍，而首山雄峙其中。史稱天下名山八，三在夷狄，五在中國，皆黃帝所嘗游，首山其一也。昔黃帝問道於崆峒，遂游襄城，登具茨，訪大隗。崆峒在郟鄏，而具茨在新鄭，與首山相望也。襄城鄭汜地，周襄王出居於此。

西至禹州，大禹之封邑，北至告城，古陽城地也。臨潁水，面箕山，負嵩嶽，左成皋，右伊闕，崇山四塞，清流漾洄。其高平處，有周公「測影台」，巨石屹立，高可七尺，下方五尺，上方三尺。《周禮·大司徒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、正日影，以求地中。日南影短，日北影長，日至之影，尺有五寸，即此也。北至登封，介嵩山太、少二室之間，太室之顛，櫛比若城垣；少室之峰，直起若台觀。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，而氣象雍容，神采秀朗，有如王者宅居中正，端冕垂紳，以朝萬國，不大聲色，而德意自遠。中嶽廟在太室之南，少林寺在少室之北。群峰圍繞，界隔塵寰，水石清幽，靈區獨辟。時值深秋，白雲紅葉，翠柏黃花，點綴岩岫，天然圖畫。岳陽、黃鶴，極江湖之浩渺；靈隱、少林，盡山嶽之奇麗。睡常入夢，醒猶在目，非筆舌所能傳也！在寺中問達摩遺蹟，僧雲：「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，有古石洞，乃『九年面壁』之處。至今洞中猶有『達摩影』。」而予未見也。

出嵩山，渡洛水，至偃師，道中見田橫、許遠之墓。北有緱山，子晉升仙之所也。北上北邙，望見洛陽，昔孟堅《兩都》、平子《二京》諸賦，道洛陽之形勝甚悉，而予未暇觀，至今猶耿耿焉。由孟津渡河至孟縣。孟縣者，河陽也，周襄王狩於此。北渡沁

水，上太行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，尾抵薊遼，碣石、恒山、析城、王屋，皆太行也。修坂造雲，崇岡礙日。路皆青石，鏡光油滑，實天下之至險。登太行而四望，九州之區，可以歷指：秦、晉蔽山，吳、越阻水，青、齊負海，燕、趙沿邊，中原平土，正在三河。周、魯、宋、衛、陳、鄭、蔡、許、鄧、宿、杞、邾、沈、虞、邢、虢，《春秋》所書諸國，以及夏、殷、東漢、北宋、五代梁、唐之故都，皆在於此。總挽九州，闔閩華夏，土田肥美，物產茂實，所謂天下之中也，地之腹也，陰陽之所會，風雨之所和也。過太行而北，則吾山西境矣。

總而計之，天下大勢，水歸二漕，山分三乾，河出崑崙，江源岷蜀，始於西極，入於東溟。大河以北，水皆南流；大江以南，水皆北注。漢南入江，淮北入河，雖名「四瀆」，猶之二也。太行九邊，西接玉門，東抵朝鮮，是為北乾。五嶺、衡、巫，西接峨嵋，東抵會稽，是為南乾。岷、嶓、華、嵩，是為中乾。岱宗特起，不與嵩連，亦中乾也。北方水位，故燕、秦、三晉之山，色黑而陂陀若波。東方木也，故齊、魯、吳、越之山，色青而森秀若林。楚南、閩粵，峰尖而土赤；粵西、黔、蜀，石白而形方。天有五行，五方應之。江性寬緩，河流湍急，焦白鄱紅，洞庭澄清，其大較也。

斯行也，四海濱其三，九州歷其七，五嶽睹其四，四瀆見其全。帝王之所都，聖賢之所處，通都大邑，民物之所聚；山川險塞，英雄之所爭；古蹟名勝，文人學士之所歌詠，多見之焉。獨所謂魁奇磊落、潛修獨行之士，或伏處山顛水湄，園跡漁樵負販之中，而予概未之見。豈造物者未之生耶？抑吾未之遇耶？抑雖遇之而不識耶？吾憾焉！然苟吾心之善取，則於山見仁者之靜，於水見智者之動；其突兀洶湧，如睹勇士之叱咤；其淪漣娟秀，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。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，可也。

抑又思之，天地之化，陰陽而已，獨陰不生，獨陽不成，故大漠之北不毛，而交、廣以南多水。文明發生，獨此震旦之區而已。北走胡而南走越，三月而可至；崑崙至東海，半年之程耳。由此言之，大塊亦甚小也。吾以二月出都，河北之地，草芽未生，至吳而花開，至越而花落，入楚而栽秧，至粵而食稻。粵西返棹，秋老天高，至河南而木葉盡脫，歸山右而雨雪載塗。轉盼之間，四序還周。由此言之，古今亦甚暫也！心不自得，而求適於外，故風景勝而生樂。性不自定，而寄生於形，故時物過而生悲。樂寧有幾，而悲無窮期焉！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。宋景濂曰：「古之人如曾參、原憲，終身陋室，蓬蒿沒戶，而志竟充然，有若囊括於天地者，何也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？」孟子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」老子曰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。」非虛言也。為地所囿，斯山川有畛域；為形所拘，斯見聞有阻礙。果其心與物化，而性與天通，則天地之所以高深，人物之所以榮悴，山河之所以流峙，有若燭照而數計焉！生風雲於胸臆，呈海岳於窗幾，不必耳接之而後聞、目觸之而後見也。然則自茲以往，吾可以不游矣。然而吾乃無時不游也已。